



德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一角(东汽厂区及宿舍)(苏碧群 轩视界)

德阳重工：老树开新花

□ 宋光明

仲春之际，我从德阳广袤的田野和丘陵间，饱览了当春乃发的迎春花、油菜花、桃花、李花，田埂上荒坡间那些星星点点、叫不上名字的细碎野花，千姿百态的绚丽，和着亮丽的村庄、庭院、笑脸，带给我新奇的惊喜和愉悦。

随着德阳市散文学会组织的四川散文作家，走进国机二重、特变电工、德赛尔、金鑫公司等企业采风，我第一感觉是进入了另一片花丛。谁说不是呢？成长60余载的德阳工业之林，已是配套能力最强、加工能力最全、设备制造能力最完善的中国重大装备制造基地之一、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授予的清洁技术与新能源装备制造国际示范城市、国家首批新型工业化(装备制造)产业示范基地。

沿着枝条般舒展在厂区的小铁路、林荫道、车间走廊，仰望那高大、蜿蜒的厂房，触摸带着灵气的设备、产品，俯身翡翠般的厂区绿地和涌着喷泉的净化水池，每一处能感受到工业之花盛开的惊艳芬芳。特别是走进“德阳工业、国之重器”改革发展成果展厅，穿行并瞩目于德阳知名工业企业展板，身在花丛的感觉尤其深切。

仅有视觉上的华美那是不够的。随着不断深入了解、交流和品味，隐藏在丛林之中 and 花朵深处的旧日场景、生动曲折的故事，我的心灵也不断地产生强烈的震撼。我知道，这震撼来自从这里生长并一直生生不息，至今仍贯穿长虹般回旋着的奋进精神。

上世纪70年代，我还是少年时，有过这样的经历：翻开课本，听老师讲述名为“国产万吨水压机”的图片，由衷地激动并充满自豪，至今难以忘怀。现已年近花甲的我，站在国家自主创新、极限制造的标志性工程——8万吨模锻压力机面前，站在为攀钢、宝钢、龙羊峡和葛洲坝电站、华龙一号等国家重点工程提供的重大成套设备图片面前，触摸着价值数亿元的核电主管道和波动管……这种民族自信，早已超越了年少时的认知，但仍像那时的崇敬和自豪一样，从今天位于中国民族工业高峰和世界制造业前沿的德阳工业的荣耀中，我获得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它不因时间的跨越而有所改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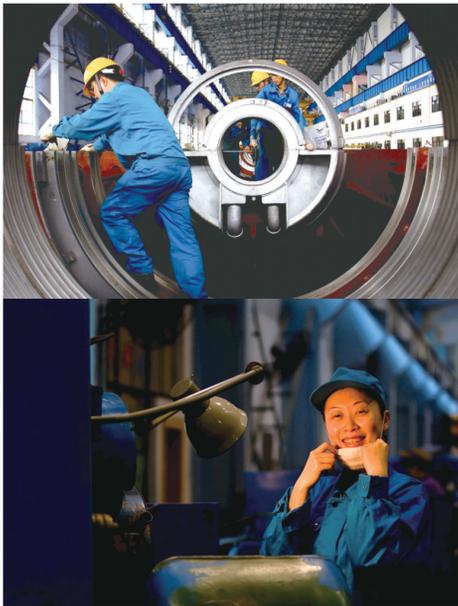
最早进入德阳参与工业建设的曹子义老人已经93岁。他经历了德阳工业从最初建设、逐步发展、繁荣兴旺、遭遇困难和再次崛起的全过程。他说，刚到德阳的时候，除了荒地和稻田，什么也没有。没有房子，他们用稻草做顶、用竹编做墙搭建草房，有些草房甚至盖在稻田里，铺着稻草的板床下面是尚未成熟的水稻；没有生火做饭的基本设施，他们在露天的地上挖个坑充当灶台，稻田地里面用水不方便，买回来的菜经常洗也不洗就下锅；二重建筑工地上，别说砖、石头都找不出一块，建筑队就砍竹子搭竹房子，几十个人滚通铺；行车要吊上百吨的设备，却没有大型运输设备，除了手推车、铁锹、洋镐等，全靠人的两个肩膀和一双手……

正如《德阳工业文化》中李铮采访曹师傅时，曹师傅风趣地说：“我对机械的亲切熟悉程度不亚于自己的老婆孩子，感情就有那么深！”他还说：“国家需要我，国家机械工业建设需要我。我不懂那些个深奥的豪言壮语，历经抗日战争、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亲身体会，教给我那么一个道理，落后就要挨打，没有国，哪来的家！”经历过那么多艰辛和磨难，依然不悔，这是多么忠贞不渝的情感和信念！

1958年，同曹子义一起到德阳的东北工友们渐渐离去，只剩下他一人了。当我听到他用沙哑的声音在曾经工作过的车间，含着热泪大声地说：我想你们啊！那一刻，我难以压抑自己的情感，为以他为代表的老一代德阳工业建设者用青春甚至生命践行的“艰苦创业、乐于奉献”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

在特变电工办公楼楼梯走廊墙壁上，整齐地布置了富有时代和艺术气息的摄影作品及图片，为缓解员工压力，企业还专门设置了心理舒缓区域；在德赛尔，有专供员工使用的小巧而精致的茶水间，茶叶、咖啡、饮品琳琅满目。虽然这只是企业经营管理中很微小的部分，但它所折射的对员工的人文关怀及所彰显的文化氛围和人文精神，让我难忘并感动。

德赛尔是领先于世界皮革处理技术前沿的皮革鞣制原料生产商。园林式的厂区、几乎贯通皮革加工全过程的精细化化工产品，都给人以现代企业高端大气的感受。进厂区大门，就有一个为处理废水形成的净化水池景观，厂区虽没有高楼大厦，但草坪青翠、绿树成荫，丝毫不影响对企业品质的认同。行走其中，不像是走进生产企业，倒像是在逛公园。从这里，我看到德阳工业企业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对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所做出的努力。



德阳东方电机厂车间(余茂轩 轩视界)

采风之中，不少作家回顾着当年曾让人羡慕但今天已经消失的企业，比如东方电机，比如耐火材料厂，它们在20世纪末，随着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国家经济改革的调整，在完成历史使命以后渐渐从历史洪流中淡出人们的视野。

另有一些企业却在困难面前，迎难而上冲出了重围。例如，二重完成了国机二重凤凰涅槃式的转变，东方汽轮机公司在5·12汶川大地震后实现迁址新建，四川玻纤克服因难建成了池窑拉丝项目，以玄武岩为原料开辟了新的发展通道……1958年10月率先在德阳扎根建厂、原建筑工程部第一工程局配套的工程机械和汽车运输设备修理企业金鑫公司，现在也转身为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基地、中国工业建筑和机械装备制造历史研究基地、德阳市干部教育培训现场教学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德阳工业及三线建设文学艺术创作示范基地等。

金鑫公司完整保存的20世纪50年代修建的俄罗斯风格砖木结构厂房(其中两栋被确定为德阳市首批历史文物保护单位)，60、70年代修建的砖混结构厂房和80年代钢筋混凝土结构厂房，见证着新中国工业建筑结构、材料、施工技术进步和发展历史；这里还展示有车间淘汰下来的500多行(套)20世纪20、30年代的日本车床、美国车床、美国行走式吊车，苏联铣床、波兰铣床、捷克钻床，以及包括金鑫公司在内的国产及自制老旧机械设备等。它们真实记录着世界制造技术历程和我国机械工业装备发展的历史轨迹。

在金鑫公司的厂房博物馆和万国设备展及“德阳工业、国之重器”展厅，我想到了“老树开新花”这个词语。行走在梧桐树掩映的厂区，斑驳的阳光照射着爬满绿色植物的老旧厂房的墙体，闪烁着金黄色的光芒，我的内心不禁生发出一阵柔弱的隐痛。当我伫立于那棵已生长103年的老紫薇树前时，突然被一种顽强的生命力磁石般的吸引，如果说那隐痛是对已不再从事生产经营的金鑫公司和那些在改革和经济调整中消失的企业的惋惜——它们的奉献和牺牲精神同样值得我敬重；而我更体会到它的顽强，那是在困境中冲出重围的企业的难以言表的酸甜苦辣的品味，体会它在磨难之中的那种自强不息的精神张力。

德阳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大到精，从制造到“智造”，都得益于一代又一代建设者执着的信念和自强、创造、跨越的顽强精神，甚至奉献牺牲。这也不正是我国工业从一穷二白走向繁荣昌盛、迈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征程的缩影吗？德阳工业已根深叶茂，繁花似锦。穿行在它衣香正浓或暗香浮动园林时空之间，我惊羡于它历经艰难仍绽放，亦被除名编管。如此昏君奸臣，国之危矣，犹如十字路口。

山西晋祠：晋傲天下

□ 周闻道

来到山西太原的晋祠公园大门，穿过气势雄伟的牌楼，把牌楼上李世民楷书御制的“晋祠”两个大字与自己的足迹珍藏相机里，心怀庄严，就以为了进了晋祠。其实不然。晋祠公园是新建的，免费供市民休闲。

晋祠从历史深处走来，带着晋王的故事和三千多年的风雨，透过晋祠公园与现代文明交接。交接“三晋”的前世今生，交接这片叫“晋”的大地的文明传承。每一位到过晋祠的人，都是这场交接盛典的参与者，也是它的见证人。非常有幸，我今天也成了这样的参与者和见证人。

一叶一世界。行走在晋祠公园宽阔的通道上，看到两旁由绿转黄的树叶，你会悠闲地想到历史；绿代表现代与朝气，黄代表过去与沉淀，绿与黄的更替都在转眼之间，世界上没有永恒。

见到唐园，自然会想到唐朝，想到贞观之治。可谁曾想到，一代开明之治，竟是由周成王时一个幼稚的戏言开启的。历史就是这样，偶然与必然，都在一念之间。

晋祠公园里这组雕塑，谓之“龙兴晋阳”，群雄合一，神指盛唐。乍一看，古铜色泽，以为久远，其实是在2003年，太原建城2500年之际才新建的。久远的是其所呈现的历史，将群雄集于一框，是对复杂历史的在场再现。群雄的中心人物唐太宗李世民自待说，他身边的功臣长孙无忌、尉迟敬德、魏征、李勣、马周等，哪一位不是盛唐辉煌光芒中的耀眼之星。这组群雕反映了李世民进军太原的历史及与晋祠的不解渊源。

隋唐的更替属历史必然或偶然，它与唐太宗李世民无关，又有关。它与历史上许多朝代的兴衰成败、江山更替具有同样的规律可循：根本的原因在于自己内部而非外部。在国泰民安、丰衣足食治下，谁愿大逆不道、揭竿而起，去违反传统纲常理道？唐李之家起事也不例外。

谁不知道受儒家忠孝思想影响深厚的李家，曾为护隋立下汗马功劳。遥想大业十一年(615年)，隋炀帝在雁门被突厥包围，四面楚歌，几成瓮中之鳖，俯首待擒。要不是李世民响应招募去救援，向屯卫将军云定兴敬献锦囊妙计，虚张旗鼓，让突厥骑兵飞马报告始毕可汗“隋朝大军已到”，而自动放弃进攻，遁逃无形，哪有隋后来两年的苟延残喘。是的，解围的隋朝，仅仅苟延残喘了两年。

“呼啦啦如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到了义宁元年(617年)，隋朝就命运归终，走到了历史尽头。心怀大略的李世民不能再无动于衷了，不得不暗中图谋起义。事实上，没有李世民，也可能有张世民、王世民等萌生同样的图谋。一个气数已尽的王朝，早已为自己创造了掘墓人，处处都有滋生谋反之士的土壤，李世民不过是顺天承运，在特殊的时期做了一件特殊的事。

于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增益其所不能。李世民常常降低身份，推举士人，供奉门客，群侠大盗，没有一个不愿为其效力死力。当一切准备就绪，曾经竭尽全力救隋于危卵的李世民，开始鼓动父亲李渊起兵反隋。于是，历史的聚光灯集中于晋，于是，晋阳起兵成为“三晋”最辉煌的历史。

这种辉煌，不仅在于李世民率领的大军很快攻打下西河并颁布政令，更在于起义大军攻打贾胡堡，遭遇隋将宋老生精兵两万屯扎霍邑顽强抗拒，加之久雨粮尽，李渊与裴寂议论思退，誓回太原以后再谋的关键时刻，李世民冒险呈词、晓之利害，力挽狂澜，才有了李渊的幡然醒悟；李世民兵临城下，激宋出师，宋老生的出师大败，弃城而逃，命丧城头。

眼前的唐园或“龙兴晋阳”群雕，还有没有要向我讲述的关于晋阳的故事？我问。得到的回答是，有，有，多着哩。不信，你就进入晋祠，听它讲述。不仅“三宝”(献殿、鱼沼飞梁、圣母殿)“三绝”(周柏、难老泉、泥塑彩塑)，也不只古建筑、砖雕屏风、飞龙阁、长守厅、雕梁、牡丹园和叠水广场。

晋祠作证，晋与唐的天缘，在西周之前就缔结。面对晋祠，我们可以断定，在周成王姬诵封尧姬姬虞于唐、并称唐虞之前，冥冥之中，这方人文的血脉就把晋与唐结缘在一起了。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缘分，一个生根发芽、长出枝叶的时机。而那片剪成圭状的梧桐薄片和“桐”“唐”近音的晋语方言，只不过是因缘相遇的界碑，而真正精神根源乃是晋人的诚信基因——不仅有“天子无戏言”，还有“民无信不立”。否则，就没有唐叔虞被封唐诸侯时的“礼成之，乐颂之”。谁能怀疑，这里的礼乐之颂是一种礼仪，更是晋人的价值立存，它以庆册册封的形式笃定注册，是要昭示后人，天下家国，何为立足之本！

建筑是凝固的历史。纪念唐姬虞而建的晋祠只是个符号，承载三晋历史人文才是实质。事实上，不仅晋祠，这里的昊天祠、东岳祠、七贤祠、公输子祠、子乔祠、王琼祠、三圣祠，还有众多的阁、楼、塔、亭、台、轩、照壁等等，无不具有同样的历史人文属性。

在晋祠，我处处触摸到晋的气息。简直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一进入晋祠，就仿佛进入一个古建筑博物馆，不知目光该在殿前停留，还是在唐宋注目，当然明清也没有理由忽略。唯一安慰是尽量多看，不尽兴，可择时再来，就像这十字桥。我理解，眼前的十字桥代表一种开阔宽广。人们常说，在十字路口是需要选择的，且任意一个选择都关系未来方向。桥架在河上，渡人到对岸，十字加桥，似乎表明这种选择事关重大，甚至连着生死存亡。

于是我猜测，当年修建这桥的人，肯定不是宋徽宗，但一定与宋的兴衰及宋徽宗有关。你看宋徽宗即位不久，即沉迷于声色犬马、器物玩好，甚至命宦官童贯在苏州、杭州设置造作局，大量收集动物牙、角、犀与植物竹、木藤及金银玉物等，每天命各色工匠数千，制作各种精致细巧工艺进献宫中，百姓苦不堪言。蔡京为相后，为了进一步打击向太后听政期间台谏弹劾自己的元祐旧臣及同情者，唆使宋徽宗对元符三年(1100)大臣所上章疏一一清理，并对上书人列分七等，进行打击报复，甚至连原来蔡京幕僚、蔡京为相后不愿投靠附和的赵鼎、蔡卞，亦被除名编管。如此昏君奸臣，国之危矣，犹如十字路口。

十字桥既是一种忧虑，又是一种祈盼。汾河的水不舍昼夜，汨汨流淌，承载着晋人的喜怒哀乐。十字桥建在晋祠圣母殿前，是一种神圣，更是一种母仪——多难的三晋大地，需要国泰民安、安居乐业，水深火热的三晋百姓需要拯救；34根铁青八角石，代表着这里的各族儿女皆以晋为家，以人本。它既支撑桥，也支撑晋人的希望；鱼沼飞梁，柏木斗拱与纵横木梁连接，加汉白玉栏杆、方砖铺面，将汾河两岸连接，南来北往、东去西行。

十字桥构造奇巧，建造坚实，历千年而不朽，它是晋人的桥，是晋人的精神图腾。家国唯上，终于，晋人在十字路口没有迷茫，也没有选择错误，就这样坚持沿着自己的方向坚定地走，从东汉走到南北朝，再走过唐宋元明清，直至走到今天，朝代轮回，不变为晋。

我总认为乾隆年间的杨二酉手书的“水镜台”，并不是一时兴起，就像我们现在许多旅游景区那些附庸风雅之人；杨二酉能从《前汉书·韩安国传》中发现摄取“清水名镜不可以形迹”，一定是悟透了历史并深谙晋之文化的。治国安邦，可不是演戏，不能像唐王对待乘龙快婿酒后造次的宽容笑曰：“不痴不聋，不作阿家翁。儿女琐屑事，何必问？”为了谨记走过的路、经历的选择，晋祠里的水镜台正是谨记了晋之先祖唐太宗的至理古训：“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水为镜，亦能覆舟”。惟妙惟肖地诠释了水与镜的社会哲学。

望着水镜台上部的单檐卷棚顶、背面上半的重檐歇山顶、左右两侧连通走廊、飞檐八角及周围的石栏杆，曾经在这里一代一代上演的各类地方戏，无不浸润着晋的血脉。此刻，站在水镜台前，我不知道该从哪一出戏看起。我驾驭着历史的神舟，遨游于晋戏的舞台，希望从某一个剧目中寻找找到晋之精神。

从山西蒲州、陕西同州、河南陕州一带的北秦剧演变出的“蒲州梆子”，到晋中、晋北、晋东南等地的土戏逐步演变成中路梆子、北路梆子、上党梆子，再到山西民间赛戏中的“对台戏”；从晋北道情、洪洞道情、临县道情、永济道情，到曲沃碗碗腔、孝义碗碗腔、二人台、小花戏、繁峙蹦蹦、耍孩儿、凤台小戏、蛤蟆翁、拉活戏、跳戏、东线腔、上党皮影等等。我发现这些表演，都是水镜台的精神显形。谁能否认，从《打金枝》、《临潼山》、《乾坤带》，到《沙陀国》、《战宛城》、《白水滩》，再到《金水桥》、《火焰驹》、《梵王宫》，每一个剧目、每一个剧情、每一段唱词，讲述的都是晋人故事，都是浓缩的晋人历史。庙堂与江湖，原理都一样。

世界就是一出演不完的大戏，演戏的、看戏的、评戏的、判戏的，从来就不是一个本子。就像十字桥西南隅那尊铁人的命运，他本来对摆渡船家说了一句大实话：“能渡过我(铁人)一个人就算你有能耐啦。”可却因真话而违背了圣母戒律，被罚将其脚趾连砍三刀，留下终身残疾。正如台柱上的那副对联所言：

笙歌韵管弦，皆是写炎凉世态；艳质回风雪，罔非传冷暖人情。

三晋在发展，时代在变迁。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大戏，一台戏有一台戏的情节、故事和主角。唯一不变的看客，是树，晋祠里的古树，它们也是晋祠三千年笃定不移的庇佑神。树主要是周柏、唐槐，而周柏又有若干个族系，诸如撑天柏、螺旋柏、侧生柏等；槐则有隋槐、唐槐等。树以朝代而名，本身就说明资历的重量，资历深了，见的风雨自然多。就说眼前这棵被称为“晋祠三绝”之一的周柏吧，据专家测定已有2991年的树龄，比太原的年龄还多了整整500年。你说，这周柏经历了多少风雨。虬枝峥嵘，疏影横斜为其形；古朴苍劲，盘曲老道为其神。形神融合，呈现出来的便是历久弥坚，大道霜染，自带法力。

晋祠是晋人的精神图腾。于是我就想，晋人性格里的重乡恋家、稳慎持重、坚守笃定、善良淳朴，是不是与这古树有关呢？或者说这是晋祠古树的秉性，浸润出了晋人的性格，还是长久以往，晋人的秉性影响了晋祠古树的性格，或二者皆有。面对晋祠，我肃然起敬！众人皆过客，周柏为主；世事皆浮云，晋祠为山。一祠为晋，晋傲天下。



晋祠一角(周闻道 摄)